

三 人 行
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周政保 选编

无价之人

——马丽华、史铁生、韩少功佳作集汇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责任编辑 张 曼

封面设计 王卫东

责任技编 王 颖

·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第一辑

周政保选编

无 价 之 人

马丽华 史铁生 韩少功 佳作集汇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247千

1996年4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册

ISBN 7-80615-266-0

I·46 本册定价:13.00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中国的散文创作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收获季节。作家们贴近现实、体察民情、有感而发、为事而作，可谓题材广泛、品种多样、文采飞扬而风骨淋漓，其数量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的。

我们选编出版这套“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目的就在于以有限的篇幅，比较系统地向读者提供一批尽可能新近的散文佳作。不难想象，终年奔波于紧张繁忙中的最广大的读者，是无法读遍名家的所有作品的。而这套名家散文系列的诞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突出的阅读矛盾。

至于“名家”的称谓，是指那些以出色的艺术劳动而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主要是小说家、诗人、学者）。他们卓有成效的思索及耕耘，创造了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财富。而入选的篇章，便是从名家们浩繁的创作海洋中打捞起来的“佳作”。选编是一个评估与选择的过程，一个拷问选编者观念及判断力的过程，因而其中必定渗透了选编者的感受、理解、乃至正常的偏爱或倡导。而所谓“三人行”，仅仅是一种标志性的说法，其含义也主要在于每本书将由三位散文作家加盟合成——“三人行”的秩序，我们则按作家的姓氏笔划排列。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将分辑选编出版，每辑四种。我们期望得到作家与读者的支持。

序

周政保

我们得承认，在现时的中国文坛，出类拔萃的散文家大都是卓著的小说家、诗人、学者——其中的一些小说家或诗人，还具有相当的学者化倾向，甚至就是名副其实的学者。

这是一种现象，但现象背后呢？我想，活跃在现象背后的，是一个作家——作为人或作为人类一员的质量，是那种被称为文化素质及文学修养的诸多复杂因素。

当然，这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这个话题永远不会陈旧，也不会被那种如韩少功说的——“最后以倒立的姿态，摘走真理奖牌”的“理论”所混淆、所吓倒。鲁迅先生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话虽则朴素到了人所皆知的地步，可我深信不疑。实际上，谬误的本末倒置的悲哀，正是从漠视或忽略常识开始的。

不过，要说清楚一个作家的文化素质及文学修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个作家的成功，总是被蛛网般的诸如“天才”、“灵气”之类的说法包围着，而那种扎实从容的撑持了好作品诞生的真正因素反而被模糊了。然而，可以想象的是，倘若一个作家缺乏相对丰富的生活阅历及经验，缺乏深厚的体现了人类智慧的知识积累，缺乏敏锐的感受生活的能力或洞察现实的眼光，缺乏那种探究人的存在状态或人类前景的自觉性及深入思考，甚至缺乏必需的文学准备与富有个性的文字表达功夫，那创作好作品或把创作水准保持在相当的高度，无疑是渺茫无望的——许许

多多的“文学梦”都在对此作出持久的注解。

所以，在说到创作质量的时候，不能不说到创作者的质量：它于冥冥之中决定着是“喷泉”还是“血管”的问题。而在如今，这个问题显得更突出更重要了。韩少功在《无价之人》这篇短文中的提醒是发人深省的：

“金钱也能生成一种专制主义，决不会比政治专制主义宽厚和温柔。这种专制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统制舆论和习俗，给不太贫困者强加贫困感，给不太迷财者强加发财欲，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瞎起哄，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中国文人曾经在政治专制面前纷纷趴下，但愿今后能稳稳地站住。”

归予一点，那就要做一个拥有人格尊严的人，一个“稳稳地站住”的现代人——作为前提，一个作家才可能以平静的目光投向人世，投向值得关注的、各式各样的人生方式，投向社会人性中的美丽、荒寂、甚至罪恶，才可能徐徐燃烧起自己的生命火焰，才可能造就人类的光——尽管很微弱。但只要是光，便值得庆幸——至于它是小说、诗还是散文，也就无关紧要，因为其中只是形态的差别，在质地上则息息相通。

人，确实是“无价”的。

阅读是一种印证阅读者的过程，因为智慧的发现或认同是依仗智慧来完成的。所以，越是优秀的作家越难谈论——“差不多一谈就是要错”。谈韩少功的创作便可能是如此。

尽管我们对文学、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探究是无止境的，但我还是觉得韩少功是那种成熟而健全的作家。早先在读他的小说时就有这种印象，如今再读他的散文（随笔、杂感、记述、序言、书信等），这种印象便变得深刻而又清晰了。

我读过韩少功的两本散文选集：《夜行者梦语》与《海念》。他原是湖南作家，80年代末才移入海南岛“安营扎寨”，而其中的大多数作品就是在这座因了突然的巨变及美丽风光而闻名天下的

海岛上写成的，故有了“夜行者”与“海念”的称谓——当然，其中也隐含着一种寻求深邃、博大、乃至终极或永恒的精神特点。

阅读韩少功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他处于永远的思索状态，而刨根问底则是他的一种爱好。他说过：“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但他对于理论（或某种探究）的投入却认真得令人目瞪口呆，而且很随意、很生动地让你走进一片新的天地，最终获得茅塞顿开的收益。人是什么？性是什么？真实是什么？自由是什么？祖国或民族是什么？“后现代”是什么？都是他散文中的话题。不言而喻，韩少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谈论这些话题的：既非无的放矢，亦非学院式的讲座；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作为重要概念或命题的话题，倘若进入学院或研究所，或许会演绎出一本本专著来，但他不会这样做。他采取了杂感随笔式的“心想”（有时还称作“胡思乱想”）——那种独特的、（与“目前”相关的）富有挑战性的思维形态，从而提出他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如“寻根”、“东方的重造”、“米兰·昆德拉之轻”、“佛魔一念间”等等），曾一领风骚于中国文坛，而且至今读来依然鲜亮活泼，依然富有生气与启迪情智的魅力。

就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来说，见解应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概念。所谓“文贵独创”、“文必己出”，其中就包含了见解独特新鲜的因素。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说到过，散文是一种大家或“大家”的文体，一种自由凝练更富有中国文学特色的表情达意方式，其要旨既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修辞，也不甚重视所谓的“结构”，更不是花言巧语式的“抒情”；它看重的是见解与风骨，而文采仅仅是一种手段。我想，以此来谈论韩少功的散文，大约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可以说是见解、风骨、文采三者俱备。尤其是在见解与风骨的传达过程中，韩少功的“文采”也是引人注目的——他那种东方式的综合抽象能力，经常地表现在“意象”或各种比喻方式的运用与把握上，因而富有意味的张力，富有让人情不自禁或内心产生呼应的感染力——很深沉，但不是故作深沉状；很自然，但不是天真；很哲学，但不是哲人的哲学（而是很简捷的生存阐释，

甚至就是生活本身)；很文学，但又不仅仅是文学；很尊重自己的人格，但又严戒排他性，可谓“看透”与“宽容”并举，有傲骨而无傲气……“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文风的奥秘大约就在这里。

无论视野还是思路或学识，韩少功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不仅关注世界(是扎扎实实的关注，而不是那种文坛上常见的仅仅挂在嘴头上的空泛之说)，而且更关注中国的事情：文学或世态，特别是那种潜在的或初露端倪的社会文化变化。在他的作品中，祖国、故乡、家园、乃至民俗风情，都是很重要的概念，而这些概念一旦与他的独特感受或理解相融合，就会散射出动人的熠熠光辉——我们把韩少功称为“中国人”或“中国作家”是最贴切的，也当之无愧。当然，在他感受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时，人或人类的意识是浓重而坚定的，但他作为中国人的目光(乃至自尊)，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不是偏狭，而是作为人类一员(或“平常心”)所必然的富有健全感的正常精神状态，因为人不可能“超越”或“超脱”到丢弃人之所以是具体的人、个性之所以是个性的那种社会文化背景——这种背景给一个作家所留下的渍痕，大约会“深刻”到结束自己文字生涯的那一天。

作为“中国人”或“中国作家”，韩少功精神轨迹的特点，自然不是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涉及了关于儒、佛、禅、道之类的联想，而是在于这种联想过程对于人认识自己、对于“东方的重造”所拥有的思情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生存状态实在是迷惘而又麻木、实在是太少自觉性了。

韩少功散文的理性成分虽然浓重了一些，某些篇章也不是普通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的，但韩少功毕竟是一个小说家，他的直觉及捕捉形象的能力也是出类拔萃的。譬如他在写到“诺曼底祭日”时，有这样的感受：“即便是正义战争的胜利也不值得庆祝，不应该庆祝——这种胜利应充满着沉痛和哀伤，充其量只是一种非失败的失败。”我不知道韩少功有没有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但他所传达的“战争感受”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是不谋而合的，那就是战争的胜负是相对的。战争本身就是人类

的大悲哀。韩少功确实能领悟到生活进程中的那些重要而精彩的东西。他写了不少关于人事的记述文字，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作家也有底层小人物。在对这些人物的抒写中，且不说很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文字功夫，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洞察总是能很准确地捕捉到那些既呈现了人的精神世界、又颇有意味的细节或场面，因而即使是写得很随意，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往往难以抹去。

如果要收获更多的东西，那对于韩少功的作品应该多读几遍

.....

关于史铁生的散文，可以先引述韩少功《灵魂的声音》中的一段话（多少有点儿与张承志比较的意思）——

“史铁生当然与张承志有很多的不同。他躺在轮椅上望着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多一些静思，少一些宣谕而多一些自语。他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景，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力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静和辉煌。史铁生的笔下是较少有丑恶相与残酷相的，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对于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他发现了磨难正是幸运，虚幻便是实在，他从墙基、石阶、秋树、夕阳中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无限，万物其实与我一体。”

韩少功的这些话写于1991年——对于史铁生的推崇，很中肯，也很精湛。

因了际遇与人生态度的差异，史铁生散文创作所可能的与众不同，也是情理中的事。

静思与自语，确是史铁生的特点——但忧伤与豁达、寂寞与热爱生活，也同样是他的一种“抒写表情”；而作为主导的热爱生活这一点，或许才可能产生更多的静思、自语、寂寞、忧伤与豁达。其心境的复杂，虽难以名状，但又可以从作品中隐隐约约感受到。

实际上，这种心境很难说是史铁生独具的。至少是他的表达已经引起了很多很多人的共鸣与呼应——这就说明了人心之间

所存有的某种精神的桥梁。

我读史铁生散文，常常于恍惚中见到的是一位孤寂宁静的诗人，他正执拗地在向上苍询问世道的种种疑难，神情的迷惘中透着坚毅与顽强。他询问最多的，便是命运与缘分——尽管他明白，“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但他还是要询问。当然，上苍早已远去，于是只剩下静思与自语——

“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这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的话。

他在这部作品中还说——

“……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优哉游哉，有时候恹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

他确是那种沉浸于苦思冥想的作家，那种怀着无数生存问号而需要倾吐的作家……其实，不管自觉与否，他是为众生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因为普天之下需要回答的，也就是这些带有终极色泽的质疑——已经问了几千年，而在未来无限的岁月中，还会有作家或其他职业的人要问下去……

当然，这只是史铁生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就他的散文创作的全貌来说，还有着更丰富的思情走向。譬如说，在他的那些生存问号的背后，所隐含的还不仅仅是怀疑，而且也包括了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了信念，他才如此执著地思虑及质疑；否则，他还会写作么？还会生长出葱茏繁茂的“自语”或孤军深入的“静思”么？还会去默默探究人性及人类前景的纯净、美丽、辉煌么？韩少功说他如菩萨，至宥至慈，笔下较少有丑恶相与残酷相，其中说明的已不仅仅是信念，而是一种独守宽厚的、比信念还甚的信仰了。

但史铁生的“静思”并非走向虚无，而是关注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式各样人生的一种方式——人性中的欲望与绝望，或心与墓，或佛与神位、官位、心位，或神圣与凡俗，或时间、生命、梦、爱情，等等，他都试着要入其内而看个究竟。而最终的结论如何呢？自然是很难很难的。于是我们在他的散文中，发现了他停歇思想航船的港湾，那就是雾霭弥漫的悖论。我们也就是在这种充满悖论色彩的撰写中，感受到了种种生存的矛盾，也意识到了生命意义的两难处境，以及那种逼近永恒而又怀疑永恒是否存在的真实……

无论怎样说，史铁生作为散文家，他虽无特别的宣谕，但那面看不见的生命旗帜却是独一无二的。

马丽华也是独一无二的——

“西藏的马丽华”，当人们以这样的开头说到她的时候，也只有对西藏有些感性知识的人，而且在夜深人静时刻，曾随她的作品作过精神旅行的人，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称谓所包含的意义。

马丽华与西藏的关系是令人钦佩与羡慕的，正如藏族格勒博士所说，她“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灵”，不仅“目光注视，双脚触及”，而且是“心灵感知”。就中国作家而言，她创造的奇迹是无与伦比的；她把一个真实的精神的西藏推到了世界的面前——她是第一个这样的作家。格勒博士说，在瑞士苏黎世的“西藏——喜马拉雅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她的作品令外国专家爱不释手、赞不绝口。我想，这是一种可信的写照，一种对于她的创作质量的验证。

她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一位洋溢着文化人类学色彩的散文家。她的作品所拥有的价值，将随着时光的推移而越来越不可替代、不可估量；甚至要不了太长的时间，现代化进程的波及力量就可能使她的记述或抒写真正成为遥远的梦、成为一种最后的精神朝圣。

我读过马丽华的五本书：诗集《我的太阳》、散文集《追你到

高原》、《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后三本有合集《走过西藏》）。她早先是一位诗人，但到诗的浪漫与宗教感浓烈的生存现实发生碰撞时，诗便被突破了。不过，“诗”的灵魂依然存留着，那就是体现于她作品中的感受力与洞观方式，就是诗人的视听、诗人的感觉，就是领悟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才能。因而在读马丽华散文时，我们绝不会把她的作品误解为文化人类学或诸如宗教学、民俗学之类的考察文字——“我”的深深介入，无论是思索、遐想，还是穿透、究诘，或者是与现时人类文明进程的参照融合，都使她的关于西藏高地的抒写成为品位不凡的文学作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虽是古人之说，但用它来评价今人的作品，或许也可以成为一种衡量尺度。当然，因了马丽华散文的细微、生动、中肯的纪实性特点，文化人类学家、宗教学家、民俗学家、藏学专家们很自然会产生某种学术兴趣，就如格勒的《〈西行阿里〉序》、周星的《〈灵魂像风〉序》所作的精彩表达那样。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散文这种文体所可能的多样化功能及无限广阔的前景——同时也印证了马丽华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开创了一种文体，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如此。

现时的文坛上，关于“女性作家”的预言性评论很繁荣——或赞美快乐之后的痛苦，或称道饱食终日之余的缕缕忧愁，或把小沙龙里的无聊恩怨及所谓的爱情当作唯一的人生而拍卖、而推崇……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坛还没有充分注意到马丽华这位“女性作家”所作出的空前的奉献，甚至还静不下心来体味一下这种奉献的意义。不过，这种阴差阳错、颠三倒四的悲哀，并不是马丽华的悲哀，而是中国文坛的悲哀。马丽华拥有西藏就足够了，如她在《西行阿里》中所说：西藏“本身不具备更多，除了石头和冰雪；但通过对它的凝视，它给予的一瞥成为无限”。

马丽华的光辉，就因了她是“西藏的马丽华”。她说——

“回望西藏，以往的那些岁月时日，流年似水，渗入冻土层了；如风如息，荡漾在旷野的气流里了；化成足迹，散布在荒山谷地

上了。

“再一回望，流水不见，风息不见，足迹不见，羚羊不见狼也不见，只见风干了的思想和青春委弃的褪了色的旧衣裳。

“只见一个心脏不适，步履艰难的心力交瘁的下山者，她的行囊中，唯有一本书——《走过西藏》。”

无论如何，马丽华是富有的。

她依然生活在西藏的高地上，依然奔波，依然洞观与思虑着精神的西藏，依然熬煎自己，依然以散文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探究的契机——她不仅仅是一个打开窗户的人。

在西藏，她已经生活了十九年。

她不怕高山缺氧，不怕人烟稀少，不怕孤独寂寞；她默默耕耘，即便是艰辛苦涩，也绝非城市景观中的那种感觉。她沐浴了西藏屋脊上的那种神圣的熏陶。她引以为自傲的是，她走过了那片斑斓高地上的许许多多地方——但她是地地道道的精神行旅。她感兴趣的是人，是人的生存状态，是人的精神景况及奥秘，而不是或不仅仅是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的雪山或寺院。她也看到了生活的迟缓或落后，但她感悟到的、引起她心驰神往的东西，已大大超越了那种可以看见的生活。于此而让人想到，因了对于西藏感知的肤浅，也因了那种浮光掠影的懒惰轻薄，我们的不少作家、艺术家在重塑西藏时，实际上已经成了某种文化中心主义态度的俘虏，其目光或印象中的偏见，或多或少掺杂了一些类似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变味，以致于对“文明”的概念也弄得含混不清。

我们很容易感受到，马丽华系列散文提供了一种悲壮美、一种苦难美。这种由文字传达的美，或许与西藏高地的冰山雪岭、草原旷野相关，但更丰厚的来源，则出自作者对于人的关注或透视——当然，也与作者所感受到的宗教氛围及朝圣精神相关。

马丽华虽然自称“从诗意和文采中下凡”，其实只是把“诗意”凝练为一种真正的“诗意”，一种渗入了思维或直觉的感受力，而文采也获得了升华：文采不仅仅是文采，而是成为真正的传达手段；即使是抒情或感慨，也仅仅是扎实细微的记叙及探究的一种

形态。而无论是悲壮美还是苦难美，其本身就是“诗意”——“诗意”不只是温馨甜蜜，也不只是一览无余的慷慨激昂，更不是那种分行的豪言壮语。实际上，被称为“文化人类学”的学识之中，就拥有着一种真正的“诗意”，因为它们要阐释的，大都是表象背后的——人类生存状态的精神风景。马丽华散文中的悲壮美或苦难美，便是从这样精神风景中捕捉到的。

我们读作品便可得知，马丽华在传达这种美时，思想的火花一直放射得很灿烂、很美丽，而且随着底层生活的深入，内心体验质量的提高，以及文化人类学知识的越来越发生作用，对于那种独特的充满了宗教色彩的高地生活也有了理解上的飞跃，感受也更加细致与清晰。她以自己的虔诚、勤奋、不辞劳苦，实现了对于人的灵魂的接近。但与此同步的是，其内心也越来越感到沉重不安，甚至是踌躇无奈。譬如对于罗布桑布们的磕头朝圣（见《朝圣者的灵魂》），既感到是一种不折不扣、矢志不渝的神圣，又时常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困惑与迷茫：倘若没有“来世”的话，“现世”将如何交代？的确，精神追求是神圣的，而神圣又是迷恋物质生活的现代社会所匮乏的。对于“西藏的马丽华”来说，这是一种无法超越的矛盾。不过，这种矛盾的揭示是拥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对于人生或生命价值的反省。何谓“卷入现实”？我想，这便是。

人的生存状态是最根本的现实。

当然，人或作家的素养也是一种现实。

1996年元月初·北京

目 录

序 周政保

● 马丽华卷

- | | |
|-----|----------------|
| 2 | 西部开始的地方 |
| 26 | 藏北：一片不可耕的土地 |
| 41 | 雪山环绕的普兰 |
| 74 | 在神山冈仁波钦的一次精神之旅 |
| 107 | 朝圣者的灵魂 |

● 史铁生卷

- | | |
|-----|----------|
| 134 | 我与地坛 |
| 154 | 好运设计 |
| 174 | 随笔十三 |
| 194 | 爱情问题 |
| 206 | 神位·官位·心位 |

● 韩少功卷

- | | |
|-----|--------|
| 214 | 文学的“根” |
| 221 | 东方的重造 |

224	比喻的传统
227	民族的长旅
230	作揖的好处
233	空谷足音
235	无价之人
239	个狗主义
241	旧笈拾零
248	笑的遗产
254	史遗三录
259	近观三录
264	陆苏州
266	然后
271	美国佬彼尔
279	安妮之道
283	布珠寨一日
290	访法散记(八题)
305	海念
309	世界

马丽华卷

回望西藏，以往的那些岁月
时日，流年似水，流入冻土层
了；北风如息，荡漾在旷野的气
流里了；化成足迹，散布在荒山
谷地上了。

再一回望，流水不见，风息
不见，足迹不见，羚羊不见狼也
不见，只见风干了的思想和青春
委弃的褪了色的旧衣裳。

只见一个心脏不适，步履艰
难的心力交瘁的下山者，她的行
囊中，唯有一本书——《走过西
藏》。

西部开始的地方

藏语称藏北高原为“羌塘”——北方平原。

作为青藏高原的主体，高原上的高原，藏北相对于邻近其它地区的显著特点是更加高拔、寒冷和平坦。它平均海拔5000公尺以上，阔达60余万平方公里，按现今行政区划分，它涵括了几乎整个那曲地区和西藏阿里局部及青海部分藏区，地域之广相当于国内许多个省份和国际许多个小国家。那曲地区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其中约有十数万平方公里为无人区。

人们在记述藏北的时候，不约而同地要引用一首传之久远的羌塘古歌——

辽阔的羌塘草原啊，
在你不熟悉它的时候，
它是如此那般的荒凉，
当你熟悉了它的时候，
它就变成你可爱的家乡。

对于当地牧民来讲，藏北高原不仅是他们的生息之地，还是精神与情感的寄托之所，因为他们舍此无处可去——要是能离得开他们早就远走高飞了。但对于藏北之外的人来说，即使从这首古歌中，也不免感到辽远和迷茫，感到畏寒，感到这是一片自然与文化的荒漠。